

舊小說

丁集目錄（宋）

退士傳 神放

第十冊 丁集一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桑樸傳 歐陽修

書張主客遺事 晁詠之

書種放事 王回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書賈偉節廟傳 堯俞

洪偃傳 曾鞏

敘盜 曾鞏

雜識二首 曾鞏

東坡酒經 蘇軾

方山子傳 蘇軾

子姑神記 蘇軾

天篆記 蘇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〇
一
二
三
三
四

孫少述傳 林希 一五

趙延嗣傳 石介 一六

錢乙傳 劉鼓 一七

玉友傳 劉鼓 二〇

綠珠傳 樂史 二一

楊太真外傳 樂史 二四

李師師外傳 闕名 三六

海陵三仙傳 闕名 四〇

姚平仲小傳 陸游 四八

陳氏老傳 陸游 四八

書包明事 陸游 四九

書二公事 陸游 四九

林靈素傳 趙與時 五〇

記外大父祝公遺事 朱嘉 五二

書虞雍公守唐鄧事 任鑾 五三

曹氏女傳 章望之 五五

一是居士傳鄭思肖	五六
登西臺慟哭記謝翱	五七
北夢瑣言四十八則孫光憲	五八
纂異記四則李汝	八〇
芝田錄六則丁用晦	八五
甄異記二則戴昉	八八
野人閒話八則景煥	八八
洛陽搢紳舊聞記八則張齊賢	九二
茅亭客話十八則黃休復	一〇六
疑仙傳八則隱夫玉簡	一一七
難肋編十八則莊綽裕	一二二
樂善錄十六則李昌齡	一三一
過庭錄十則范公稱	一三八
泊宅編十則方勺	一
開窗括異志三則魯應龍	五
東軒筆錄三十七則魏泰	七

舊小說 十丁集目錄

四

青箱雜記六則	吳處厚	二二
蒙齋筆談四則	鄭景望	二五
畫墁錄六則	張舜民	二七
游宦紀聞六則	張世南	三〇
夢溪筆談四十六則	沈括	三四
墨莊漫錄十八則	張邦基	三五
侍兒小名錄一則	張邦基	三八
默記七則	王銍	六九
補侍兒小名錄五則	王銍	七四
續補侍兒小名錄三則	溫璠	七六
嬾真子六則	馬永端	七七
歸田錄十一則	歐陽修	八〇
志林五則	蘇軾	八四
龍川別志十則	蘇轍	八六
澠水燕談錄十五則	王闢之	九一
冷齋夜話七則	釋惠洪	九七

續世說二十九則	孔平仲	九九
孔氏談苑三則	孔平仲	一一一
鐵園山叢談十一則	蔡條	一一二
老學菴筆記十八則	陸游	一一八
雲麓漫鈔一則	趙彥衛	一二五
石林燕語十四則	葉夢得	一二六
避暑錄話十六則	葉夢得	一三一
清波雜志十二則	周輝	一三八
墨客揮犀五則	彭乘	一四三
續墨客揮犀二則	彭乘	一四五
吳開總錄二十六則	闕名	一四六
鶴林玉露九則	羅大經	一六一
儒林公議一則	闕名	一六七
隨隱漫錄一則	陳世嶷	一六七
楓窗小牘三則	袁某	一六八
厚德錄八則	李元綱	一六九

孫公談園	五則	孫升	一七四
齊東野語	三十三則	周密	一
癸辛雜識前集	五則	周密	二一
癸辛雜識後集	六則	周密	二四
癸辛雜識續集	十一則	周密	二七
癸辛雜識別集	二則	周密	三三
志雅堂雜鈔	一則	周密	三五
南部新書	三則	錢易	三五
宣政雜錄	一則	闕名	三七
朝野遺紀	七則	闕名	三七
閒見雜錄	三則	闕名	四〇
諧史	七則	沈敏	四一
昨夢錄	六則	康譽之	四五
三朝野史	一則	闕名	五〇
談藪	十三則	羅元英	五一
清尊錄	七則	廉布	五七

曉車志四則	郭象	六二
藏一話腴一則	陳郁	六四
文昌雜錄二則	闕名	六四
錢氏私志七則	錢世昭	六四
高齋漫錄二則	曾慥	六五
寓簡五則	沈作誥	六九
獨醒雜志十二則	曾敏行	七一
梁溪漫志七則	費昶	七七
四朝聞見錄十二則	葉紹翁	八三
聞見近錄一則	王鑑	九二
甲申雜記三則	王蒙	九三
隨手雜錄三則	王蒙	九四
玉壺清話十九則	釋文鑒	九六
萬柳溪邊舊話一則	尤玘	一〇六
江南餘載一則	闕名	一〇七
江淮異人錄八則	吳淑	一〇八

鬼董十四則	闕名	一六
嶺外代答七則	周去非	一二九
耆舊續聞七則	陳鵠	一三三
蘆浦筆記二則	劉昌詩	一四一
侯鯖錄三則	趙德麟	一四二
曲洧舊聞十七則	朱弁	一
第十三冊 丁集四		
中吳紀聞三則	龔明之	一八
北窗炙輠十一則	施彥執	一一
佩韋齋輯聞一則	俞德鄰	一六
岳陽風土記二則	范致明	一七
六朝事迹二則	張敦頤	一八
松漠紀聞五則	洪皓	一九
五總志一則	吳炯	二一
夷堅志一百八十六則	洪邁	二一
容齋五筆四則	洪邁	一五五
友會談叢十一則	上官融	一五七

可書一則	張知庸	一六五
碧湖雜記二則	謝枋得	一六五

舊小說

丁集四 宋

曲洧舊聞

太祖皇帝

朱 弁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而大搜索，主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阼矣。」

金子巷

山陽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言父老相傳：太祖皇帝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踰時不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適見一婦人，斷首在道臥，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爲返命收其兒，置乳媼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歲久語譌，遂以爲金，而少有知者。

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至誠納諫，自古帝王無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寢殿，不脫御袍，去幘頭，曰：「頭痒甚矣。」疾喚梳頭者來，及內夫人至，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文字，問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臺諫章疏也。」問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陰盛之罰。」嬪御太多，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

已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則言陰盛，須待減去，只教渠輩取快活。帝不語久之，又問曰：「所言必行乎？」曰：「臺諫之言，豈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請以奴奴爲首。』蓋恃帝寵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宮籍者，攜籍過後苑，有旨戒閣者云：『雖皇后不得過此門來。』良久，降指揮，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房臥，所有各隨身不得隱落，仍取內東門出，盡文字回奏。時迫進膳，慈聖慮帝御七箸後時，亟遣莫敢少稽滯，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終食，慈聖不敢發問，食罷進茶，慈聖云：『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嬖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慈聖由是密戒嬪侍勿妄言，無預外事。汝見掌梳頭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范諷

范諷，知開封府日，有富民自陳爲子娶婦，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揮令入見。今半月無消息，諷曰：『汝不妄乎？如實有茲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諷卽乞對，具以民言聞奏。且曰：『陛下不邇聲色，中外共知，豈宜有此？況民婦旣成禮而強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進一女，姿色頗得，朕猶未見也。』諷曰：『果如此，願卽付臣，無爲近習所欺，而怨謗歸陛下也。』臣乞於榻前交割此女，歸府面授訴者，不然，陛下之謗難戶曉也。』且臣適以許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與諷，諷遂下殿，或言諷在當時，初不以直聲聞，而能如此，蓋遇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不以爲難也。」

王韶

郭達爲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達知其必生邊患，用備邊財賦，連及商賈，移牒取問，韶讀之，怒形顏色，擲牒於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達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元牒繳進，無一

字損壞也。上不悟韶計，不直達言。自後達論韶，並不報，而韶遂得志矣。予舊見前輩語及此事，無不切齒。而新進小生，往往以此談韶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遊太學，論及韶行事，亦以此爲智數過人，而不以罔上陷老成罪韶。往時苟合干進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怪。不謂經此大變故，猶守舊聞如此等輩，真是不識濁淨，其可責哉。

邵康節

歐陽公在政府，問康節之名，而未之識也。子棐叔弼之官，道經洛下，公曰：汝至洛，可往謁邵先生，致吾欽慕，而無由相見之意。彼若留汝，爲少盤旋，不妨所得言語悉報來。叔弼既到門，堯夫倒屣出迎之，甚喜，延入室，說話終日。堯夫又自道平生所見人所從學所行事，諄諄不休。已而又問曰：君能記否？至於再三，棐雖敬聽之，然不曉其意也。以書報公，公亦莫測。逮元豐間，堯夫卒，有司上其行，應諡，而叔弼爲太常博士，當作諡議，乃始恍然悟堯夫當時諄諄，蓋是分付茲事也。先生其神哉！世以比郭景純之於青衣兒，雖其事不同，而前知實相類也。

王誥

隆德府屯留縣王誥，字宣叔，少習文，應進士舉，以家貧，訓幼學爲業，屢取鄉薦，而於省試輒不利。每赴省試，必夢胡僧姿狀雄偉，謂曰：君此行徒勞耳。君骨相雖主有才，而不應得祿位，壽可過耳。願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餘，又將赴省試，夢前僧相賀曰：君是舉必登第無疑矣。夢中詰之曰：師向語我不當得祿位，今乃云登第，何也？僧曰：以君教導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爲有陰德，故天益君算，而報君以祿。

位因引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陳古樂器曰君姑記之異時當自悟也厥後亦數有夢但其僧不復見而所陳樂器如初時蜀公方獻新樂詔於延和殿按試語意廷試必問樂凡古今樂事無不經意者逮試日所得賦題乃樂調四時和也是歲始預正奏名遂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於家路人能言此事者甚多因爲記之

張胡

政和以後黃冠寢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無敢誰何號金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而張侍晨盧白在其流輩中獨不同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學而於術數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發於酒曰某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嘗醉枕上膝而臥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宣和間大金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既罷召盧白入語其事盧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青城見盧白撫其背曰汝平日所言皆應於今日吾恨不聽汝言也盧白流涕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願陛下愛護聖躬既往不足咎也

宋子京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帟幕燃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

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開筆捲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舉以爲笑。

三白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答曰：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盃飯，乃三白也。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過其家喫飯。坡不省憶嘗對貢父三白之說也。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鹽蘿蔔飯而已。乃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笑投匕筯，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羹飯奉待。貢父雖恐其爲戲，但不知羹飯所設何物。如期而往，談論過時，貢父飢甚，索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貢父曰：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非羹，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也。坡乃命進食。抵暮而去。世俗呼無爲模，又語譌模爲毛。嘗同音，故坡以此報之，宜乎貢父思慮不到也。

蔡準

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前，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却，問之從者，皆無所覩。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禱，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中兩箇蘿蔔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著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餒餒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然之道語予此事時，京身爲三公，子踐三少領樞密院，又爲保和殿大學士者，而其孫判殿中監班視二府。

每出傳呼甚寵。飛蓋相隨者五人。若子若壻。并諸孫。腰黃金者十有七人。當此際氣餒薰灼。可炙手也。厥後流離嶺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門生故吏。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爲蔡氏福耶。否耶。追思之道所論。深有味。惜乎早世。不及親見也。

響卜

王建集有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然往往而驗。曾叔夏尙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僧出聽響卜。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曾聞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鶴雀

仇愈微猷。自言頃年嘗爲東州一邑宰。晨起視事。方受牒訴。有鶴雀翔舞庭下。驅逐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仇心異之。遣一吏跡所止。而觀其爲何。旣出城數里。所見一大樹。鶴雀徑止其上。視其類。則有巢焉。數子啾啾其中。其下方有數人。持鋸斧繩索。將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與俱見。仇問伐樹何爲。曰爲薪耳。又問鬻之得幾何。曰可得五千。仇卽以己錢五千與之。且告之曰。是鶴連日來。意若求救者。異類而有知如此。爾不可伐。不然且及禍。其人遂去。因不敢伐。

曾子固

曾子固性矜汰。多於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因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

明堂禮成表。真天下奇才也。曾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語同列曰。我道休撻撻。蓋自悔失言也。徐德占雖與子固俱爲江西人。然生晚不及相接。子固中間流落外郡十餘年。迨復還朝。而德占驟進至御史中丞。中丞在法不許出謁。而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敍。子固曰。君便是徐禕耶。頷之而去。

王荆公

王荆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汙。飲食麤惡。一無有擇。自少時則然。蘇明允著辨姦。其言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以爲不近人情者。蓋謂是也。然少喜與呂惠卿韓獻肅兄弟游。爲館職時。玉汝嘗率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七筵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七筵。旣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而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僞云。

丁晉公

公諱謂。字謂之。家世於冀。其祖仕錢氏。爲吳人。公少負才名。先叔祖端公在鼎州日。公嘗贊文求見。因贈之詩曰。膽怯何由戴鐵冠。祇緣昭代獎孤寒。曲肱未遂違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間凭郡樓看。祝君早得文場雋。况值天階正舞干。淳化三年。公登進士科。名在第四。與孫何俱有聲當時。

王黃州有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祥符中爲參知政事。上問唐酒價幾何。公曰。每斗三百。按杜甫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又待宴賞花釣魚。詩云。鸚鵡風聲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上賞詠再三。羣臣皆以爲不及。天禧中拜相。仁宗卽位。進司徒兼侍中。後爲章聖山陵使。擅移陵域。貶將仕郎。崖州司戶參軍。公自遷謫。日賦一詩。號知命集。後因奏表敘策立之功。有云。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因徙雷州。移道州。復祕書監。光州居住。貶竄十五年。鬚髮無斑白者。人皆服其量。臨終半月不食。焚香危坐。誦佛書。以沈香煎湯時呷而已。至光州謝執政啓。有云。三十年門館從游。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在海上對客。問天下州郡孰大。客曰。唯京師公曰。朝廷宰相。只作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衆皆大笑。歸葬華山。所居在大郎橋。號晉公坊。堂宇甚古。有層閣數間。臨其後。予嘗至其第。與公之孫德隅游。德隅善篆。亦工於四六。

丁晉公拜老郁先生

祥符中。丁晉公自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時建節鉞者。出入必陳其儀度。旣還本鎮。鄉人爲之改觀。公在童齠時。嘗從老郁先生學。先生居光霽巷。師孟之父。戶部師淳之伯父。嘗從師孟學。至是首入陋巷。詣先生之居。以兩朱衣掖之。拜於其下。先生惶懼。大聲呼之曰。拜殺老夫矣。旣坐。話舊極款密。且云。小年狹劣。荷先生教誨。痛加榎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賜也。先生愈不自安。不數月果卒。公遣吏爲辦棺斂葬埋之物。甚厚。吳人至今以爲美譚。

中吳紀聞

龔明之